



# 猫眼

MAOYAN

姚育明 著

**ARC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猫眼

姚育明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猫眼/姚育明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396-6116-2

I. ①猫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8135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宋晓津

装帧设计: 褚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63533889

印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1.5 字数: 250千字

版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- 尖头小黑 / 001
- 托付没商量 / 007
- 猫中贤士 / 015
- 耳听八方 / 024
- 黑花 / 042
- 领地权 / 056
- 白鸟不是鸟 / 064
- 大姐大 / 073
- 枯木逢春 / 087
- 魔法世界 / 102
- 最后一声 / 110
- 小毛豆 / 121
- 缘非一般 / 135
- 自由战士 / 150
- 破破 / 159
- 亲亲 / 167
- 霹雳娃 / 174
- 小萝莉 / 185

恩仇记 / 192  
义子 / 204  
痛苦的爱 / 213  
到处都是黑弟弟 / 216  
曲指少年 / 222  
勇敢的心 / 234  
苦吟诗人 / 238  
送礼物的猫 / 249  
啊啊 / 255  
乱乱 / 263  
小踏雪 / 268  
咪子与小白 / 274  
亲爱的垃圾桶 / 279  
今夜跟我回家 / 287  
屁屁的事就免了吧 / 308  
我不吃人 / 319  
精灵一族 / 324  
逃命猫奴 / 329  
始自今日方识侬 / 337  
生命的过客 / 354

后记 / 362

## 尖头小黑

喂——喂——喂——一阵急迫的猫叫，声声迸出火焰，这叫声，你就是置身莲花座上也无法安生。我和女儿分别从窗口探出头去，又是它，尖头小黑！

这只小猫颠覆了国画家笔下的萌猫形象，它乌漆墨黑，瘦骨伶仃，小头，窄颧骨，三角脸，直瞪瞪的黄眼。

第一次看到它我就想起嶙峋的怪石，瘦而硬，却有风骨。尖头小黑同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度，它的叫声虽轻，却执拗、刚毅，不像行乞倒似下旨：我来了，快上供。

听见开门声它就急吼吼地扑将上来，连发嗲献媚都省略了，直接把嘴戳到我女儿手上，连放猫粮这点时间都等不及。

别的猫吃猫粮都嘎嘣有声，它没有，它不嚼，完全是吞，囫囵吞枣。

虽然尖头小黑埋头苦吃，先前的叫声依然丝缕未断地滞留在我耳旁，你不得不承认气势这玩意儿也可以发生在几个月大的小猫身上。

我根本没意识到，它的出现象征了什么，这是喵星人对我的捕获。自此它们将我列入了猫奴的名单，而不是我读大学时期，只是和它们玩玩，甚至不是初为人母的几年，充其量只是短暂喂养、送养。一旦变身为猫奴，你就被这皮毛族降伏，心甘情愿地围着它们团团转。

非亲身经历不知人生世界之颠覆的荒谬以及生趣。

还是先追溯尖头小黑的由来。它的外婆住在我妹妹家附近的灌木丛中，我妹和我同一个小区，去她家总能看到一只大脸黄猫，估计不缺吃，总是一副淡定样，食物不论好坏，进食总是不慌不忙，大多数时间它慵然地趴着，一旦走起来也是闲庭信步，那派头就是小区业主之一。从未见它主动撒娇，总距人一两米外，既不亲近，也不生疏，极富礼仪感。那种安然的分寸感像大家闺秀，令人不相信它是一只无主的猫。

也就是说，它是一只流浪猫。这个称谓还是从女儿这里领略的，之前我一直管它们叫野猫。我完全接受女儿对我的纠正，也许都市文明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，将本是人类伴侣的它们冠名为流浪猫可以体现一些善意。这就跟我们不会将流浪汉称为野人是同一个道理。

尖头小黑的母亲是只纯白的碧眼猫，中长毛，毛发柔顺，看上去也像家养的。它的眼神懵懂而又天真，女儿称这只美人猫为白白。白白属于小家碧玉型，它极其亲人，一见我女儿就欣喜若狂，美美

美地叫着，一步不落地跟在我女儿脚后，只是一走到距我家十几米处的丁字路口就止了步，神情也突然傲娇起来，怎么招呼都不会前行一步。猫有界线，各有自己的地盘，守规矩的猫不会越雷池一步，白白是典型的遵纪守法、知书达理之猫。

它家的毛色基因有点混乱，至少我看到了三代的不同：黄色生白色，白色又生黑色。气质一代不如一代，尖头小黑没有它外婆的慵然淡定，也没有它母亲的纯真温柔，它显得没有教养，只有最原始的本能，给吃就好，晚一点也不行，叫死你。这只三四个月的小母猫粗野而又莽撞。

姚育明作品





当家的不喜欢尖头小黑，说太丑了，像个猫鬼。

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好看的猫容易得到喜欢，就让丑猫到我家门口来吧。也许猫族通灵，尖头小黑表示不辜负我的心意，天天大叫着乞食。

有时我走过它面前，假装没有看见那双期盼的目光，尖头小黑就会用爪子扯住我的裤腿，嘴里一个劲地喂喂喂。

好长一段日子，我家门口昏暗无光，右边的一盏路灯坏了，左边的则被裹进茂密的樟树叶中，但我总能在夜色中看到小小的“灯泡”，那两点亮光凝聚在模糊的身形上，移动或跃起。那胜似酷炫镭射眼的“灯泡”只属于尖头小黑，它的身形融入夜色，只剩下发亮的眼睛。

从小我就不喜欢黑色，在我的意识里，黑色和死亡相关。虽然都市时尚总离不开黑色，尤其是职业妇女，总有黑色的套装，可我的衣柜里，没有黑色的位置。尖头小黑置身在阳光下时，黑色变成了深棕色，显出一些暖意。没想到尖头小黑竟让我爱上了黑色，虽然我依然没有黑色的套装。

好长一段时间总觉得尖头小黑哪里不对，哦，就是它的叫声，喂喂喂。它为什么不喵喵的？或者咪咪咪的也行。不发猫腔却学人言，而且理直气壮，人类就该喂你？

有一天明白过来，人家其实很懂礼貌，是正正经经地和你打招呼呢。

斜对面那户人家平时不住人，主人偶尔回来一次，于是那家阳台上的纸箱便成了尖头小黑的驻锡地。

不知它是听觉灵敏还是心有所通，只要我走近这里，它就会顶

开居住的纸箱盖，冒出那只尖锐的小头朝外张望。每当看到这个场景，我都会喷出笑来，它却没有表情。

有一次我想试试它的耳力，轻手轻脚地走过那个路段，可开门声还是惊动了它，它急火攻心地冲过来，喂喂地变了调。以后，它生了警惕心，在我下班回家的时间段，爪子搭在纸箱边沿，痴痴地望着院外的道路。

从没遇到过像尖头小黑这样锲而不舍的流浪猫。只要看见我，它一定紧追不舍，一定要得到我的回应，一定要四目相视而后快。

和尖头小黑同时来吃的有好几只流浪猫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它们大多坐得端正，表情严肃认真，吃喝礼貌。只有尖头小黑不同，那感觉就像吃亲娘一样理所当然。

尖头小黑终于有了肚子。我得意地告诉女儿我把它催肥了，女儿却感慨道，自己还是个小猫呢，就要做妈妈了！

此时尖头小黑才五个多月大，身子骨都没完全长开呢！一定是怀孕的关系，它成了标准的大胃王，食欲更加旺盛。我在对面的树丛夹道放了一溜碗，每次它都先占住几只，这只吃吃，那只吃吃，来回地蹿，一边吞一边急得哼哼，只恨一张嘴太少。倘若其他的猫敢过来，它一律用那小而硬的脑袋撞击过去，块头比它大的猫都害怕这个拼命母夜叉。

有一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呵斥道：“尖头小黑，你也太霸道了，我又不是单为你开的食堂！”尖头小黑梗着脖子，怨恨地看着我，几秒钟后，突然想通，弯着身子来蹭我，眼里闪着讨好的光。我故意不理它。那天我回家后不久，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极难听的叫声，很响却是降低的声调，开门一看，竟是尖头小黑。没法形容这

种变调，好像有只手伸进它的喉咙，将它的肚肠往外扯拉，我的耳朵真受罪！但我还是明白了它此行的目的，它是来表达委屈和醋意的。

当然要原谅它。生活中，各种不同的事令我分心，开心的事也是多渠道的。尖头小黑只是我随性而应的一部分，于我而言，它是众猫中的一个；而我于它，却是它全部的依靠，我不能严苛一个曾经饥渴的准妈妈能在粮食前保持气节和冷静。

从此，尖头小黑长了心眼，不再低头撞击别的猫，只是加紧了进食速度，可能心有怨言，喉咙里还会漏出一些叽里咕噜的声音，好像埋怨我胳膊肘儿往外拐——在它眼里，我就是独属于它一个的。

我说：“哈，你吃食还带评论?!”尖头小黑仰头一笑，竟转身去吻边上的同伴，一连吻了两个。被吻的猫吓得战战兢兢，其中一只当场退避到一旁，另一只矮着身，弯着后腿，一边吃一边频频看它，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，还有一只未被吻到的猫则四肢僵硬，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。我笑起来，尖头小黑应声倒地，四肢勾来展去地卖萌，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邀宠。我拍拍它的脑袋，好好，小黑是气量宏大第一猫！尖头小黑轻而易举地赚取了我的欢心，张嘴打了个呵欠，又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后腿装着无意地蹬了出去。这一使劲，一只猫碗便被踹得移了位。接着，它又伸懒腰，又蹬掉一只碗。那两只还在进食的猫终于领会了，它们知趣地避到一边，好像在说：明白，不能得罪黑道上来的，您请先。

我忍俊不禁，尖头小黑还是演技派啊！

## 托付没商量

连着几天不见尖头小黑，我开始担心，四处找了找，终于听到了它的回应，是从我家方向传过来的，奇怪的是并不见它的身影。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听。

一周后，院门口出现了一只比尖头小黑小一号的黑猫，肚子松垮地垂着，叫声微弱嘶哑，一副畏首畏尾的样子。我有些疑惑，它是谁？怎么这样面熟又陌生？难道是尖头小黑？如果是，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豪情万丈地冲过来和我亲热？

我开始往几只空碗里倒猫粮。它犹疑着走近第一只碗，突然魂魄归位，一头扎了进去，像饿死鬼投胎。这不是尖头小黑是谁？只有它才有这样的吃相。几只赶来的流浪猫识相地等在一边，这更证明是尖头小黑回来了。

尖头小黑吃好匆匆走了，没有像以前那样与我亲热。我想，它

一定是急着去喂小猫了。

奇怪的是，第二天它又不来了。几天后出现了，可是次日、再次日、再再次日，又不来吃了。总之，它行踪不定，来去极没规律，身体也越发地消瘦了。

有一天，我弟弟说了：“阿姐，你们家车库有老鼠，我听到过窸窸窣窣的声音。”我有些奇怪，车库里铺着地砖，又没吃的，老鼠如何生存？巡视了一遍，不见异常，就没放在心上。

我家的车库和客厅是通着的，那时还没买车，车库堆了些杂物。平时我们进出走正规家门，从外面搬大东西进屋才开一下车库门，有时雨天也会开车库门，为的是不让雨伞弄湿家里，当然，偶尔兴起也会随意地进出一下车库门。总之，大多数时间，车库门是关闭的。没想到这种情况造成了我日后的内疚。

终于听见了当家的怒吼：“你为什么在车库里偷养野猫?!”

我发着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小牢骚直奔车库。当我向一只大纸箱俯下身时，我不由得叫了一声，只见四只乌漆墨黑的猫婴儿抬头朝我看着，它们太小了，也太丑了，完全是老鼠变身！我的叫声对它们来说，无疑是一声惊雷。只见它们紧张地往角落里爬，无处可逃时，便叠罗汉一样堆在了一起。

我恍然大悟，除了尖头小黑，谁会生出这样瘦小丑陋的后代？也只有它才这么聪明，知道寻找如此安全的产房。

当家的认为，如果我不喂尖头小黑，它就不会认这里为家，这窝小猫就是我招来的。我有些惭愧，如果是圆滚滚、毛茸茸的可爱小猫，我还脸上有光，可现在，它们直接给我抹黑呀。

我为尖头小黑辩解：按科学的要求喂养，母猫一天最少吃三顿，

量也要比以前大，尖头小黑呢？三天也吃不到一顿。想想也可怜，它在外面的时候，任小猫饿着也进不去；关在里面的时候，任我在外面喂食也没法吃到，每次溜进溜出都要等待时机……

呔！他瞪着我进出一声念白，那是京剧里常有的单声台词，意思是打住。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，反正就是发这个音，当家的特别喜欢用它。他热爱京戏，这声从丹田蹿上来的断喝对得起粉丝的身份，呔！如此刚强，如此饱满，如此令人不容置疑。

我不甘心，管你歹毒歹徒的，我总要挣扎一下。嘿嘿，我真粗心，还是我们兰细心，发现得早……

他不吠了，直奔主题：“不要花言巧语，我家车库不养野猫！”

我发愁地看着它们，一只小猫就是一小团阴影，四只小猫就如四块小乌云笼罩在我的心头。还有一团大乌云在外面风卷残云地逼将过来——尖头小黑正在门外狂暴地喂喂着，显然，它发现事败了。

叹口气，拿记号笔在纸箱上写道：“流浪猫小屋，好心人请勿取走。”捧着纸箱安置到对面人家的门檐底下。那家人平时很少来，墙上贴着出售房产的联系电话。

我在纸箱旁另放了猫碗和水碗，以减轻尖头小黑和群猫共食时产生的压力。尖头小黑吃食时心无旁骛，吃完就跳进纸箱，也不理会我在一边屈膝请安。

有一天，我好奇心上来，悄悄掀开纸箱。尖头小黑正在喂奶，看到我猛烈地哈了一声，好像要攻击我，然后突地蹿出来。我吓了一跳，本能地逃了几步，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哪？！

片刻之后，我从窗口发现尖头小黑叼着一只小猫的后颈跳出了

纸箱。眼看着它把小猫一只只叼走，我后悔都来不及。下楼去察看，不知它转移到哪里去了，却发现箱里莫名其妙地留下了一只，任凭这只小猫在纸箱里不安地爬来爬去。我知道猫的嗅觉超过了视觉，一旦人类的气味留在小猫身上，母猫就会坚决放弃。难道刚才有人动过这只小猫？

当我再次拿着牛奶回到纸箱前时，我发现纸箱空了，问不远处的装修工，回说没人拿过小猫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那只小猫去了哪里，也许那一次就是它们母子的生离死别。

尖头小黑越发难看了，松弛的腹部吊着增大的奶头，一副未老先衰的疲态。不久，三只小猫跟在它身后怯怯地登场了，它们一个比一个瘦小。我又一次感到了羞耻，国画中那些圆滚滚的白雪样的可爱小猫哪里去了？

唉，也难怪，做母亲的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奶水不够，小猫先天不足。才几个星期大的小猫啊，就已经像成年猫那样歪着脑袋使劲嚼猫粮了。书上说，小猫要两个月才能断奶呢。

我开始用水泡软猫粮喂食小猫，却不知道猫粮的质量极其重要，为了省钱，听取了旁人的介绍，从花鸟市场购五元多一斤的猫粮。我不知道这些属于低端食品，更想不到猫粮还有国产、进口之分，却自鸣得意，这可比店家动辄十几元、几十元一斤的猫粮便宜多了。猫们并不计较，尤其是尖头小黑，依然视劣质猫粮为美味佳肴。它继续护崽，只是将蛮力改为蹲守的姿势，只有等小猫吃得差不多了它才开吃。它的沉默有相当的威力。

尖头小黑对所有的猫都不买账。只有猫王大松走来，它才会矮下身子，发出低声的警告。好在大松大多数时间只是巡视，偶尔心

不在焉地叼几粒猫粮，并不把尖头小黑放在心上。

尖头小黑唯一的例外是对一只黄色的幼猫开恩，允许它和自己的孩子共餐。小黄猫也胆大，有时会把头拱进尖头小黑的碗里，尖头小黑竟然会主动让开。或许小黄猫是个孤儿，尖头小黑作为母亲动了恻隐之心？

小黄猫圆头圆脑，一身的皮毛黄灿灿的，像金黄色的花朵，它跑动的时候几乎看不到脚，像绣球一样滚来滚去，我管它叫黄花。我都没想到给尖头小黑的孩子起名字呢，看来猫和人一样，长得美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。

那天我看到了一幅天伦之乐图：尖头小黑侧卧在我家柿子树下，三只小猫趴在它怀里吃奶，黄花在一边滚来滚去地玩土坷垃。尖头小黑眼睛半眯，四肢放松，身姿无比安详。

家人全看出来了，尖头小黑自从做了母亲，明显变安静了，它身上洋溢着浓郁的母性温柔，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娇憨。我也分辨出三只小猫的不同。其中两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全身乌黑，身条细长，有点像幼豹，只是叫声轻微，眼神像极了它们的母亲，直瞪瞪的。我分别称它们为黑弟弟、黑妹妹。而另一只身材短圆，典型的狸花猫，它的额头天生一个M形斑纹，四肢是常见的黑色条纹，背部却排列成一团团不规则的斑块，像黑色的玫瑰花瓣。难怪黑狸花被国际相关组织评定为中国的纯种猫，看上去确实标致。我这才明白同一胎小猫可以有不同的颜色，这只狸花猫的爸爸肯定和那两只小黑猫的爸爸不是同一个，但它们的精子能同时入胎成形。我给它取名黑花。

黑花是三兄妹中最活泼的，它胆大勇敢，第一个跌跌撞撞地攀



上我家侧放的梯子。在玩闹中，它敢同时对付两个兄妹，就是被对手打落，也会翻身而起继续挥舞“手掌”。

小猫们的叫声比老鼠强不了多少，院子里每天充满了轻微而又热闹的声音。它们喜欢我家的院子，在它们眼里，碎砖、土块皆是珍物宝玩。尖头小黑从不干涉它们，它平静地看着，还时不时舔舔自己的脚爪。

这种平静很快又被当家的打断了。他在院子里大喊：“你怎么又把野猫养在水管里了?! 你不怕招蚤子吗?!”

原来尖头小黑把家安置在台阶下的雨水管了。真没想到它就藏身在我们眼皮底下。为什么当家的总能先我察觉呢? 只能说他太勤快了，在我这里，他的优点成了缺点。

我无奈地蹲下身和它商量：小黑，你还是搬到隔壁去吧，那里没人。等哪一天他喜欢上你们，再搬过来吧。

第二天，尖头小黑果然带着孩子们迁移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领略猫的神奇，难道它真能听懂人的语言?

我的眼光徜徉在小院子里，粉绿新翠，初春的色彩也有暖融融的温度，只是院子这么美有什么用呢? 家人极少驻足观赏，猫们不在，春景徒浪费啊!

当家的虽然没多少时间欣赏，冲洗院子却很起劲，尖头小黑一家刚搬走，他就将台阶下的雨水管道冲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，冬天这里面是暖和，但住在里面不是办法，下雨天照样淹掉。

我不接话，任他说，最多在他说完后附和几句：“是呀对呀你说得太准确了。”在猫的话题上只能由他主动，否则准讽刺我：“你猫痴啊，除了这个话题，你还关注什么?” 可他一说起猫事，周围